

俠男奇女傳

回

劉 黃
林 國
仙 祥



俠男奇女傳

下

黃國祥

劉林仙

著

蜀山

中國新聞文藝出版社



10026940

他便悄悄地出了府门，奔知府衙门而来。

这镇江知府，一听说总兵的公子米中粒过府前来探望，哪能不接呀！于是率领众人，到府门以外，把米中粒便接进府，让到内书房，先茶后酒，热情的款待，边饮边谈。

“哎呀，米公子，这是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贱衙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想必是有事吧？”

“哦，知府大人，你真好眼力。不错，我这次来到贵府，还确实有事相求，但不知，知府大人能否帮忙？”

“哎呀，米公子说的哪里话，我与你令尊有莫逆之交，你有什么事，尽管说出，只要老夫能办到的，定竭尽全力帮忙，但不知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知府大人，这件事，虽然不大，但还得非你不可。如能办成，我定重重谢你。”

“好说、好说。米公子，只要你让我办的事，我愿尽力。但不知是何事呀？”

“哦，知府大人，在县衙对门，有一座高大的门楼，听说是李府！”

“啊，对对对，那是李全李文斌的府。”

“哦，那就对了，不瞒你说，李全有个令爱千金，长的如花似玉，体态轻盈，十分可爱。”

“这么说，米公子你曾见过？”

“啊，见过是见过，可是——，”

“哦，米公子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大概，你挺钟爱这位小姐吧？如果，她未曾婚配，公子若是中意的话，这有何难，我可以去给公子提亲。我要能把这个媒说成，你们洞房花烛时，我得喝你们的喜酒啊！”

“哦，哈哈哈哈，知府大人，你可真会说话！”

“哎，公米子，我不但会说话，我还会办事哪！你就放心好了，这件事我一定给你办好，保你满意也就是了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，事成之后，我一定要好好谢你。”

酒喝到半酣时，这米中粒可就信口开河把自己所想的，要做的，全都对知府说了。至如他是怎么看见那个姑娘的，那姑娘长得如何美貌，他看见姑娘以后便朝思暮想、彻夜不眠，以及他要办成此事，如何让他爹爹提升他的官职等等都说了。

这个知府，也明知道，若办成此事，对自己肯定会有好处的。

两个人喝完了酒，这米中粒就告辞要走，他把带来的礼物，全都放下了，还有一封银子也放下了，足有千两之重。然后米中粒才带领着家人，回府去了。

把个知府给乐得眉开眼笑，满脸的核桃纹都乐开了缝。心说，这人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财呀！没曾想，这件美事竟落在我的头上。这件事得给人家办成，常言说得好，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，赶快写请帖吧！

这知府就把请帖写好了，派手下差人去李府，邀请小温侯李定前来赴宴。这差人，拿着请帖就走了。

小温侯李定，见表妹柏玉霜温柔典雅，十分贤惠，心说，我的妹夫罗焜还真有福气啊！单等我爹爹回来，让他老人家想法派人找到妹夫罗焜，好成全他们早日完婚。咳，可惜姑丈，现在不知吉凶如何？他正在暗自思索之际，就听家人进来禀报说：

“公子，有请帖。”

“哦，哪家的请帖？”

“是知府大人派人来的。”

李定伸手将请帖接过来一看，嗯，还真是知府请我赴宴。哎呀，素常我们并没有交往啊！今日请我这是为何？人家是当地官哪，既然请我又不能不去，这可得罪不得呀？

小温侯李定平易近人，对谁都一样，从来没有架子。心想，知府大人请我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，这怎能不去。所以，更换了衣服，准备了马匹，带着家人和书童，就奔知府衙门来了。

这知府一听说小侯温李定到了，他也是远接近迎的，把李定接进府中，让入书房，先茶后酒，热情款待。

公子再三推托，不想在这里饮酒，可架不住这知府一让再让，非让他入席不可。小温侯无奈，也就入座了。这两个人便推杯换盏，饮起酒来，边饮边谈，就听李定问道：

“知府大人如此盛情，但不知有何吩咐。有事尽管直言，只要有用小人之处，我愿尽力效劳。”

“哦，哈哈哈哈，李公子呀！我应该先恭喜你！”

“啊，哎呀，大人，你这是从何说起？我家父在外居官，常年不在家中，家中之一切事情全靠小生料理，我愁有千万，这喜从何来？”

“哦，李公子，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呀！哎，你知道总兵府上，有个贵公子他叫米中粒吗？”

“啊！知道、知道，我不但听说过，也曾见过他。”

“怎么，你们认识，这更好了。他昨日亲来府上，托我给他办件事情。听说李公子你有个令妹，米公子看她长的人品出众，又十分贤德，他有意与你令妹求婚。你们两家，那

可是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，真是天生的一对。如果李公子要是愿意的话，我愿从中为媒，成全你们这桩好事。”

小温侯不听这话倒还罢了，一听这话，他激凌凌打了一个冷颤。心说，什么？我有个妹妹，哎呀，这不用说，他准将我的表妹柏玉霜当成我的亲妹妹了。但不知，什么时候被这小子看见了，今天知府请我，原来是为了这事。这怎么能行呢？

我表妹她早已和越国公的二公子玉面虎罗焜定了婚，这两个人，不但郎才女貌，也真是门当户对。正因为我表妹在家忍受不了继母的虐待，才女扮男装逃出家中，投奔我们家来，我怎能再让她另嫁他人呢？这也对不住我的妹夫罗焜哪！这小子，想要与我表妹订婚，这比登天还难。想到这里，他“噌”的一下子，就站起来说：

“哎呀，知府大人，他是不是闹错了？”

“啊，怎见得？”

“怎见得，哈哈哈哈哈，真是笑话，小生父母，只生我独自一人，并无有三兄四弟和姊妹，我哪来的妹妹呀？对不起，我们可没这个缘分，请大人转告子他，我告辞了。”

知府说什么也留他不住，这李定非走不可，无奈，知府只好将他送出府门以外。这小温侯接过马来，纫镫扳鞍，飞身上坐骑，带领家人和书童，回府去了。

这下，知府竟成了泄了气的皮球，心说，这可坏了，眼看到嘴的肉，又跑了。这个媒，我算保不成了。哎呀，这叫我可怎么向米公子交待呀？这么多的金银财宝，不能要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他是无计可施。

不言知府犯愁，单说公子米中粒一直等了三天，怎么，

知府连一点音信也没有。恰巧，这天总兵米良从城外教军场操演人马回来，就跟马通、王顺商量好了，近日就要起兵，去攻打鸡爪山。当然，米中粒和米中砂，也不敢离开父帅的身旁左右。

第二天，总兵米良在教军场点起了人马，先派三千兵，做为先锋营，在前边开路；他和马通、王顺带领这七千人马，殿在后边，直奔鸡爪山。在路上，这马通便对米良说：

“米将军，我有几句肺腑良言，说于你听，但你可千万不要动怒。”

“有什么话，你只管说吧！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请不必戒意。”

“闻听人说，这反叛罗增的两个儿子罗灿和罗焜，自幼习学武艺，马上九长，步下九短，这十八般兵刃，可是样样精通啊！特别是玉面虎罗焜，他能征善战，勇贯三军，力大过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听说鸡爪山上的几位寨主，也是个个骁勇，武艺超群，山上兵多粮足，山势险峻，实难攻打，怕只怕我们此去难以取胜啊？还望将军三思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二位将军，不必担忧，这些事，老夫我早已想过了，我们不能死打硬拚。待咱们到了登州以后，先令登州的守备和手下的大小官员，带领他们的全部人马，去攻打鸡爪山，我决不能叫你俩亲自上阵，去担这种风险。你们只管放心，这一切，由老夫安排。”

这两人一听，别提多高兴了，忙说道：

“原来总兵大人早有安排，这可太好了。多谢米将军关照，这我们就放心了。”

米总兵起兵走时，这知府送出老远，在分手时，米良对知府说：

“我走之后，你要给我多预备些粮草，待我的令箭一到，你必须派人，马上将粮草送到。”

“好，我一定照办。请米总兵放心。”

米良又嘱咐他的两个儿子道：

“我走后，你们哥俩，一定要好好掌管家务，好好地习文练武，没事不可出去乱跑，千万不能招灾惹祸，待为父这次出征灭了鸡爪山，便马上回来。”

“是、是，请爹爹放心，尽管前去征战，一定要保重身体，祝爹爹此去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这米中粒心说，你快走吧，可别磨蹭了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要我的媳妇。

这米中粒和米中砂，一直送到十里长亭，这才跟知府回来。米中粒便问知府道：

“知府大人，请跟我到府上坐坐吧！我正想要问问你哪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他们说说笑笑，不一会儿便来到米府，把知府让到书房。知府落坐之后，命书童献上茶来，这米中粒便问道：

“知府大人，怎么样？我那个事，你给办的差不多了吧？”

“咳，——”知府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

米中粒一瞧不好，知府怎么咳声叹气的，忙问道：

“怎么，没办成？”

“米公子，你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？”

“嗯，没有啊！”

“没有？我接着你的吩咐，那天我把小温侯请到府中。在饮酒当中，我问他，你可有个令妹？他说他父母只生他独自一人，上无三兄四弟，下无姐妹，人家也没有妹妹呀？”

“哎，知府大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是我们哥俩目睹所见，这还能有错。”米中砂急得在一旁插言道。

“哎呀，没有就是没有。”

“有，有就是有。”

“哎呀，二位公子，这可是李定跟我亲口所讲，他没有妹妹。”

“哼，这么说，这小温侯是不想与我们结亲，他这是在推托。”

“这也有可能，备不住是人家不乐意。”

“呀，他还不乐意？我们家哪点配不上他，我看他，还真有点不识抬举。”

“哦，米公子，你不能这么讲啊！这叫一赶三不买，一赶三不卖么！你不是上赶着人家了吗？”

“哼，上赶着他，又能怎么样，他爹爹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参将。我看这件事，还得烦知府大人再去给我好好说说。”

“哎呀，二位公子，人家已经把话说死了，你可再叫我去怎么说呀？小温侯一口咬定他没有妹妹，这不强人所难吗？”

“哎，知府大人，你先别忙，我倒有个办法。我这个办法呀，保准他逃不出我的手心，准得答应。”米中砂在一旁插言道。

“啊！哥哥，你快说、快说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只要能

把小温侯的妹妹弄到手，怎么都行。”

“米大公子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”知府也急问。

“我这个办法，打算如此这般地办，请知府大人再去一趟。”米中砂说。

“我说米大公子，你这么做，他能来吗？”

“哎，准能来。只要他来，你就当他的面提这门亲事，他要能应则罢，如他若不应，咱就这么、这么办。”

“哎呀，我说米大公子，你这招，可够辣的。”知府没敢说这招，可够损的。

“哎呀，哥哥，你这招可太高了！事成之后，待爹爹得胜回来，我要跟爹爹说，将来，咱们哥俩要平分家产，请哥哥放心，小弟一定要好好报答于你就是了。”

“哎，自家兄弟，干嘛说这些呀！不过，这件事，一定要办得稳、办得狠，办得准。可不能办砸锅了。只要小温侯能登我们的府门，一切由我来安排，知府大人要听我的吩咐，这台戏由我来演。”

知府心说，我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为了一个美女，这米大公子的手段可真够狠的呀！小温侯李定，你要是个聪明人，就应该应下这门亲事；否则，这回你要是不应，可就有关身之祸呀？等到了晚上，知府才告辞两位公子回府去了。

小温侯李定，从知府那告辞回来，这件事，既没跟母亲说，也没对表妹柏玉霜讲。心说，既然是被我拒绝了，你下次再也不能来提亲了。所以，他认为没事了。

这一天，他正在后花园演武厅练武，突然，小书童进来禀报说：

“公子，有请帖。”

“又有请帖？送到书房去！”

“是。”书童答应一声，便走了。

他这才收了兵刃，赶紧洗洗脸，换上衣服，离开演武厅，便回到了书房，书童正在等着。小温侯李定问：

“是谁来的请帖呀？”

“是兵部米府。”

“什么？米府？”

“啊，正是。”

小温侯李定，拿过来请帖一看，不由的倒吸一口冷气，心中暗想，奇怪呀、奇怪，原来是总兵府的米中粒和米中砂，他们弟兄请我过府赏花饮酒。可是，素常我们没有来往，过去只是见过面，这又是为何？莫非说，上次知府提亲被我拒绝，这米中粒贼心不死，不能啊！我已经告诉知府，我没有妹妹呀！

嗯，也许是，这俩小子过意不去，知道我没有妹妹，怪不好意思的，备不住给我赔赔不是，也是有的。

小温侯李定想，在镇江这一带来讲，你们老米家虽然官大，可我小温侯也不是好惹的，但他是错想了。

他认为，既然人家请我赏花饮酒，我要是拒绝不去，恐怕就得罪了他们，这又何必呢？我去去何妨？旁边站着的书童，见公子面有难色，便问道：

“公子，请你过府，你去吗？”

“为何不去呀？去，又有何妨？”

“嗯，公子，你素常可跟他们没有往来。人常说，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这两个小子可不是好东西，你可得多加小

心才是。”

“哦，哈哈哈哈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快给我备马。”

“是。”

第四十七回

宴请李定饮酒是假 有意钓鱼实为真情

小温侯李定，让书童去准备马匹，换好了衣服，带着两名家人和一个书童，离了自家府门，就直奔总兵米府来了。

如果小温侯李定，去米府赴宴之前，告诉他母亲一声也就好了。可他大意了，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

赶到米府门外，他让门军往里通禀。

门军就进府了，时间不长，就见米中粒和米中砂由府中迎出来，把李定接进府中。

把李定让到了内书房，刚坐下，就见进来一个门军禀报说：

“禀公子，知府大人到。”

这米中粒和米中砂，一听知府到了，就赶紧迎出去了。米中粒迎上去便说：

“哎，知府大人，这回你可来晚了，我可要罚你三杯呀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确实来晚了，我领罚、我领罚。”他们说笑笑，就把知府也让到内书房。这知府一进屋，便看见小温侯，忙说：

“哎呀，这不是小温侯李公子吗？”

小温侯一看知府大人来了，赶紧站起，施礼道：

“哎呀，知府大人，幸会，幸会，我这厢有礼了。”

“哎，李公子，免礼、免礼，快快请坐、快快请坐。”

知府说完，大家都分宾主落了座，小书童赶紧献上茶来，就听知府笑呵呵地说：

“哎呀，米家二位公子，不想你们今天请李公子过府赏花饮酒，也把本府唤了来，我这可是星星跟着月亮走——借了李公子的光了？”

“哎，知府大人，你怎能这么讲，还是小人我沾了大人你的光了吧！”

“哎哎，你们俩也别说谁沾谁的光，总而言之，都是我们请来的。”米中粒、米中砂哥俩说完，就把他俩让至后花园，好饮酒赏花。

你还别说，这座花园占地不小，各种奇花异草应有尽有，正逢百花盛开季节，千姿百态，鲜艳夺目，花香四溢，真是美不胜收。

再看这一桌子酒席，那真是：

天上飞的，
地下跑的，
河中游的，
草里蹦的。
山中走兽云中雁，
陆地牛羊海底鲜。
猴头燕窝鲨鱼翅，

猩唇驼峰乌鱼蛋。

各种名贵菜肴，应有尽有，十分丰盛。

小温侯李定见此情景，十分惊讶！心说，这两个小子，为了请我赏花饮酒，不惜花了这么多银两，看起来，他们可真敢花钱哪！他正想到此处，就见米中粒端起酒杯说道：

“哎，李公子，来来来，请酒、请酒。”

“啊，请、请、请，知府大人，请酒、请酒。”他们便一同举起酒杯，干了下去。就见知府说：

“哦，李公子，上次我不是给你令妹提过婚吗？我要提的就是这位公子米中粒。”

其实，小温侯李定早就知道了。心说，甭说我还没有妹妹，就是有妹妹，也决不会嫁给他。瞧瞧他那德性，也不撒泼尿照照你那模样？赖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呢？这是他心里话，并没有说出来。知府又说了些什么，他根本没注意去听，马上回道：

“知府大人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父母只生我自己，并无姊和妹，哎，可惜，我们家是无有这份福啊？”

米中砂，在暗中便冲知府递了个眼神，暗示他，不要再提了，人家既然已经拒绝了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

知府一看米中砂的眼神，也就明白了，忙把话岔过去，推杯换盏的，他们又继续畅饮起来。他们边饮酒闲聊，边赏着这园中盛开的百花，时间也就不早了，眼看要天黑了。

小温侯李定想告辞要走，可米中粒和米中砂，说什么也不让走，急的他忙说道：

“多谢二位的美意，天已太晚了，我得告辞回府了。”

“哎，正因为天晚了，我们要掌上灯笼赏花，那可别有一番风趣呀！”米中砂说。

“是呀，你既然是来了，咱们要玩个痛快吗？天气尚早呢，忙什么的呀！等咱们喝足、玩够了，咱俩一同回府。”知府在一旁，也一再挽留小温侯。

闹的李定怪不好意思，万般无奈，只好留下；可是常言说得好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因为，他跟这几个人不对劲儿，从心眼里烦他们，也只好是应付而已。这时间可真难熬啊！心想，怎还不掌灯啊！

可算盼到掌上灯了，米府的手下家人，就把各种各样的灯笼，全点着了。还别说，灯笼一着，百花被灯光一照，这景致还真别有一番风趣，怎奈他无心赏花，恨不得马上回得府去！尽管他再三的告辞要走，可这几个人一再的劝解挽留，还是不让他走。又听米中砂说：

“我说李公子！你的令尊常年在外出居官，你自己待在府中，不觉得无聊吗？我们今日请你来赏花饮酒，可没有别的意思，就为的是想与你交个朋友，将来咱们好常来常往，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，也好解解这心中之愁闷。今日看起来，我们是高攀了？若不然，你怎么总想要告辞走呢？”

“啊！哈哈，米公子说的哪里话来，二位对我如此偏爱，我才实属高攀，你们愿与我结交，我这是求之不得。不过，因为我的家务繁忙，实在没有时间分身。既然米公子这样讲，那好，我就暂不回去了，我一定要陪着你们一醉方休。”

“哎，这就对了。”这知府就端起杯来，说：“来来来，李公子，干干干！”

“好。”小温侯说完，一连跟他干了三杯。小温侯刚干

完，这米中砂又把酒杯端起来了，说：

“李公子呀，你既跟知府大人连干三杯，我也不示弱，来来来，我再陪你三杯，干、干、干！”

这小温侯李定毫无办法，只好又和米中砂连干三杯。这米中粒，也嬉皮笑脸地端起来酒杯，说道：

“好好好，李公子真乃海量也。咱们是初次相会，薄薄的酒宴，不成敬意，望李公子多多海涵，日后，我们还要去贵府登门拜访，来，把这杯也干了。”

李公子无法，又和米中粒干了一杯。心想，只不过是赏你个脸罢了，等日后你们敢上我的府上，我也不会饶过你们，非把你们都灌醉不可。

这小温侯李定，也根本没把他们两个放在心上，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两个小子，在自己的身上早已打好了主意，他却毫无戒意地放量饮了起来。

他敬三杯，你陪两盏的，不大会儿功夫，就把个小温侯李定，灌了个熏熏大醉。可是，这两个小子还是不饶，一个劲儿地给他斟酒。

米中砂一看，李定已醉趴在桌子上了，真如同小死一般。米中砂对米中粒说：

“兄弟，行了，到时候了，动手吧！”

他们早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只听米中粒一声吩咐：

“来人哪！”

“是。”就见进来四个心腹家人。

这米中砂就命这四个家人，把李定抬到老爷的军机房去。这军机房内，可非同一般，里边放有将军的兵符、令箭、印信、公文等，如有人胆敢擅自入内，立时杀死勿论。